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行狀五篇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先考梅溪公行狀

梅溪公卒其季子景明恐逸所行事將銜哀為狀求當世學士大夫之譔越二旬母孺人又卒益隕惑不能言也又踰時乃自念曰天弗譔不延予二人予小子敢廢先人之德使學士大夫靡所論譔在我後之人靡所稱述豈非大罪哉遂涕泣為狀曰公諱信字文實父曰鑑母劉氏鑑為陰陽學典術典術公有五男公第四子也其魯大父大父皆世居信陽之梅黃



鄉為農家縣徵其子弟為學生書吏輒懼而深避匿之典術公少時縣求之急其父又欲匿之典術公曰丈夫出當有用安得又匿也遂乃入城而公時亦稍露頭角鄉人識之曰何氏世厚積不發發於典術公然其四子當益大也吾黨皆下矣典術公嘗權明港巡檢有俠郎中者暮過宿亭下怒芻不具公時為童子入給芻俠郎中見其有儀試之屬對又有奇語乃釋怒謝曰予弗知汝有子也公既長典術公使任家事不使為學生公乃與同里王憲閻禎等結社泖水上日賦詩飲酒期以此自終而公舅父盧翁者有鑒

識能術也嘗謂公曰汝三十當出樹德立聲後當有官然卑不顯也至汝子有顯者矣父之公亦以才謀不少試嘗念盧翁言及三十藩司辟為承差其責令嚴不可脫解公曰命也果若外翁言矣夫立身在人不在地也承差雖卑子何取就之邪既為承差見為承差者皆富子弟縱侈弗循矜炫衣馬而已餘則又卑賤汙甚乃耻之弗與群日檢修飾文雅以自獻而諸藩使亦異之也布政使吳公節者最奇公嘗引與畫計每事公一發端必擊節稱善曰吾老秀才吾不如也會陝西告災京師發粟萬石自漕河舟至衛輝



而令河南陸移于潼關是時河南亦弗熟惟南陽汝寧稍熟也乃下令南陽汝寧發夫萬人驢萬頭供是役公聞之不可曰是將救河南而緩陝西之救矣不如出省藏馳一吏使入糴關內然後下令南陽汝寧之夫使人出銀一兩而給粟一石且免其役是一吏代萬夫之勞千里活一旦之命矣此兩利之道也於是吳公卒從其議而役夫皆喜曰蠲吾役是蠲吾死也皆樂出銀與官無肯受粟者也太監汪直至河南河南都御史以下皆蒲伏進謁獨憲使陳選長揖立不伏直乃捽選下選厲聲曰太監至辱天子法司已

而又使都御史移文郡縣取名馬都御史持紙筆自書然手粟不能執筆顧左右皇汗又不敢令人代公在旁曰此一書吏事耳都御史大臣不當煩都御史乃奪筆代都御史書故其後凡論仕宦必曰陳憲使男子也而高官有污行者輒羞稱之為承差嘗董大役其建輝府也有羨金五千以詣吳公吳公駭曰何羨之多也夫汝羨出者而私之誰知者也公曰吾聞之凡私者滅公利者近害今羨出于公也五千至厚利也吾私之將無滅公乎利之將無近害乎是以不敢有也吳公曰然吾亦弗可有之也於是公乃請以



賑河內饑人焉公兩為驛丞不以庫官自貶有威嚴厲氣義不少下人人亦相下之在會寧會貢獅番武官需求所過吏吏無不被箠者又為先聲使縣官以下除道郊迎公獨不出武官至則讓公公立數之曰邊臣以蕃夷貪戾恐患所過吏故以汝監之而汝反教之為患耶視其符給餼食餘無所與後武官果敗併盡逮所過吏而公獨以抗武官弗逮也會寧三年以內憂去已而復除渭源渭源有大滑李氏三衛軍圍其舍能彎弓破圍出縣令大懼公乃以計縛之歸縣令縣令駭且懼入而甲乃敢見也公故病足疾病

則累月不起嘗鬱鬱思歸言曰夫所欲於富貴者可  
以厚身也然敝身以求富貴於富貴厚矣於身薄也  
古人有忘身者以圖不朽也富貴豈不朽者也予壯  
而有志思少自試故不羞庫官夫善嘗酒者餽糟得  
之矣久于宦非予所稅駕者在渭源又三年值御  
史行縣縣簿下至驛郵之吏悉徒走奉輿馬馳五六  
十里公乃浩然嘆曰可以去矣吾自為卑後至歷官  
未嘗一日屈也今不能為御史徒走遂稱足疾求罷  
官還矣然在官貧甚無匹馬而臨洮守李公紀者饋  
之車馬以還既還治居城西溪水上岸植梅樹日造



吟其間號梅溪居士有詩百篇為梅溪集居常論地理卦象推時日運氣以為陰陽之大順四時之紀五行之布吉凶災祥繫之不可違也公有子四人長景韶累官東昌府通判卒次景暘舉人次景暉又次景明景明既舉進士為中書舍人三年值正德丁卯自以道不立欲修學近親乃請病歸景明歸又三年己巳夏公遘疾將卒召景暘景暉景明來曰吾昨夢予父招我我殆不起矣景暘爾即長我家仕則思有以光我汝念哉曰景暉治稽事以厚其家母外有慕又執景明手曰予之先雖無有大顯聞然世皆長者夫

源不積不厚不導不流不廣不長予先祖有積矣予其導之爾輩其廣之乎勉哉修學明儒汝弗可有讓焉言已卒豈不痛也初公娶盧氏繼娶李氏盧氏者盧翁廣女也翁戍大同歸以女妻公公嘗稱曰盧翁事石將軍有功將軍欲官之翁曰願罷戍歸為農夫不願官也既歸外母嘗恨之曰始從石將軍不歸何患不貴乃自苦為農翁笑曰石將軍何能若我也及石將軍敗翁哭之顧外母曰爾謂我不從石將軍今將軍欲與我畊隴上能得乎盧氏配公有賢操然早卒李氏孺人者其父本山東人宦於南京有二女子



教之誦女訓習婦事長即李氏嘗寓羅山盧家與盧翁通好兩盧氏家往來相善也會公喪盧氏盧翁為擇配曰李氏女賢吾知其命貴當有封求配無逾李氏女者李氏孺人適公大仁惠篤儉終其身不易焉景暉景明乃其出也又生女適孟洋以進士為行人而景韶景暘則盧氏所出然弱齒即見遺也皆養于李氏又有孫男六長士為學生孫女六長適張氏子餘皆幼也公生正統辛酉卒正德己巳四月三日李氏生辛酉二月十五日而已己巳四月二十九日卒皆合葬盧氏墓於西山之麓公自游宦及謝歸六十五

年而當正德丙寅 皇上御位詔以景明官封公為徵仕郎中書舍人封李氏為孺人男景明日何氏之先有仕羅田者元季因籍羅田高祖曰太山始避紅巾携母至信陽 高皇帝兵至建紅旗一白旗一曰為我軍立紅旗下為我民立白旗下太山乃立白旗下太山生海行曰隆二其兄隆一為力士于南京行訣于弟曰吾即是役不以遺累爾子孫遂去終不相通不知其子孫所在海生三子次子鑑即典術公始開宦端典術公子曰仁義禮者皆力田無外事第五子曰本才邁使氣為學生早死而梅溪公在諸子中



大德集卷三十一  
最有立諸兄弟生養之卒皆為舉其喪其建事明幾  
薄貨利遠聲色重然諾好施與砥行厲節百折不毀  
雖古人不遠讓焉夫梅溪公其起家裕後之祖鄉里  
之憲矣而二母事之可謂合德景明不類不能廣志  
紹德又少不盡識所履歷謹記其所嘗聞見及鄉黨  
傳者著于篇俟學士大夫采之

封承德郎禮部主事李公行狀

公諱祐字宗吉別號三川曾祖明陝西鞏昌府安定  
縣人也洪武間舉懷才抱德為御史已坐事謫河南  
周府護衛經歷子曰伯仁經歷公卒于官伯仁幼

且貧不能歸也因家于官所由此遂世著開封府祥  
符縣籍矣伯仁生攷配史氏生公正德庚午今上  
上兩宮徽號推恩公以子茂元封承德郎禮部主  
客清吏司主事配高氏封安人公幼即端整不戲四  
五歲能誦詩八歲而知學善屬對十三四學趙書又  
善大書草書皆無弗工也長讀易習舉業思起科目  
父母懼其弱而致疾也強奪其志自是常鬱鬱志不  
悅耻事農賈乃益閉門務學誦古書求徹大義以至  
刑名醫卜星曆算數之學亦無不深究其說嘗手授  
茂元易詩讀之曰吾恨未能以儒致身惟汝力學以



畢吾志初公父孜家頗饒然能任義散予不責償負以是家漸窘矣既歿賞益蕩盡公年方十七八且孤糶糶無依力營幹勉終大事不見其匱性忍慈不畜媵御終其身布衣蔬食不易也然延師教子暨賓客之禮則靡弗厚者有人竊公亡金一鎰知其人不發或曰曷訟諸公曰安忍訟也訟而必論以盜金亡可復積受盜名百世莫改也且彼非魚困曷以至此吾安忍訟也遂終不發處家甚閑僮僕雖少者莫敢足中門犯者必斥逐之外內肅如也其奉繼母賈氏撫義弟善以孝友聞于鄉人接人甚謙恭笑語衍衍款

洽而議事理談世務又侃侃無所依違常至屈人人有過必正色質之不少假鄉人不善者疾之而善者敬憚焉公生景泰丙子二月十三日卒正德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年纔六十耳生男子四人長即茂元弘治乙丑進士今為禮部郎中志業甚著次茂魁茂先先卒次茂才為學生女子一人適同邑王金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十以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葬于汴城西鄭門外茂元曰先君子自封官以來甚優暇康強聰明壯者弗及人曰先君屯已而泰天之所以祐善人者固不爽也安知遽以微疾弗起也豈不哀



哉夫先君子生也用心苦而志堅其於事物也必究  
思必底績造詣晚而益深明于當世之務然無位弗  
獲施也今也已矣豈不衰哉景明與茂元為親友茂  
元謂景明日先君子非當世尊顯之譔無以發揚使  
不朽也景明乃次叙茂元之言以俟采擇

亡兄行狀

亡兄諱景韶字仲律成化丙午舉人選巴陵知縣遷  
東昌府通判兄性狷介與人不易合顧能事父母必  
得其懽心少時家父遣之讀書曰讀某書某日為我  
背誦至日持書來誦之不遺一字父嘗不悅俟父已

寢跪于門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兄驚曰為誰也兄  
曰兒也父曰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兒不得寢父  
曰兒如是胡有弗悅也始為舉子下帷講誦日厭蔬  
食諸友生患貧者多貸人貲兄曰為士而貸人貲後  
將必取償于官卒不貸人貲既屢試弗第家父曰女  
能績學卒不能進士必女命也仕以行志而已志行  
奚必進士既而為巴陵令人曰巴陵難稱也令巴陵  
者蓋未有終三年任者也比至則廨舍蕪穢不治吏  
不典列民不服役也曰是可以弗為已也乃版書政  
條懸縣門民始相顧曰令給予然亦稍來集從役以



觀兄察役者悉寡弱役且重也問之皆屢居無業者也而其強富有力者則皆居數百里外負山岨叛令不復能制也故弱者役日重兄曰為令使弱者苦強者得免而何以令為也乃釋弱者於是諸富強有力者曰聞新令善吾奚可叛約也乃相率來請役凡邑中墮廢盡以興治往時監司諸使者經巴陵以乏委積輿皂常滯月不得去而今日走道路不能給又不得少坐堂上視事至是館無留節獄無滯訟民又見令時置酒召客與飲莫不服且異也居六年將考績民赴監司留之曰令茲行必遷遷則奪我父母也願

以終惠我也已而果遷東昌東昌職專事簡而益有餘力嘗作書與景明日東昌頗無事日可以讀書課子甚樂也但苦薪價太貴耳居六月疾作竟卒東昌僚屬士民咸哀哭之卒之日年始四十六也初娶鄧氏早卒繼娶夏氏亦先卒繼又娶孟氏孟氏生二子長曰岳陽次曰岳州俱幼也一女夏氏所出聘張氏子士竒家父生四子長即兄次景暘次景暉景明為最幼也皆受業于兄景暘舉鄉試景明雖庸劣無所成立然知讀書舉進士是兄之教也嗚呼天速死吾兄也景明何敢忘吾兄也謹槩記所行事求太史論



六復集卷三十七  
十  
譔以章沒世哀悼之餘文不次敘

明紹興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陶公行狀

陶公諱永淳字質夫號曰樸菴上世由宋汴來徙松江華亭遂世為華亭青林人高祖嗣宗曾祖羽祖蒙皆隱不仕公六歲而失母鞠于外祖呂公少雖甚單窘然即有志氣不逐群兒戲長益嗜學嘗讀書南禪寺閉門誦習跣坐中夜闇然若有深獲已而出入默念不輟人莫得識也于是試補郡學弟子員提學御史嚴公詮者大奇異之時弱冠也名翹然起矣天順

壬午舉應天府鄉試中成化丙戌進士初授魏縣知縣以制去任服闋改南和縣縣民王氏家饒于貲有利之以為功名者誣以妖言公曰夫已樹利而種人以死禍是可忍邪乃為白之竟全其家歲屢告凶能發粟活民濟者甚衆又嘗請于朝建宋廣平祠曰明揚先俊風勵後學典弗可缺也於是吏治彬彬稱于畿內然其治不近名求事之集無瑣務求弊之釐故甚近民去而民思之為刻石頌德始御史屢上南和令治行或又請更調邢臺吏部乃以勞積久次轉紹興府同知同知常攝行府事鋤治暴強植立孱弱



剔蠹洗冤鄰郡事有弗能決者皆以委之無弗片言以獲其情立斷以成其獄者紹興六年以迂于暢御史暢御史嫉之乃移疾歸後暢御史敗或勸公直之公不答也都御史佞公大器之乃白于朝俾以禮致仕焉公自舉進士人見其材氣辨達謂必致大用然弗得意于時宰故兩調縣令不得內補及御史上其治績則又以為紹興同知名擢大府貳而實遠之紹興治又著矣又遇暢御史以故連蹇湮滯卒不得達故人咸曰陶公弗能自致大用要非命耶然公有所子曰驥為行人公來視驥適遇今上上兩宮徽

號推恩進階朝列大夫躬拜命于朝人又以為異數也公之罷官也日與其所厚善徜徉九峯三泖間觴詠為樂賓客至門罄歡款享劇談古今琅琅傾聽或無賓客與其鄉人亦宴笑終日好蓄古書帖能作歐字晚卜葬地彭家庄山水佳勝心甚樂之乃預治棺歛具築壽藏焉正德癸酉九月九日疾卒享年七十有二配王氏有賢德先卒太常卿夏公錫也子麟臨江府檢校女適陳觀繼配李氏武功千戶安女子驥乙丑進士禮部員外郎女適相堯臣次適唐琰次聘許康孫男四長孝次友俱縣學生次嫻次睦孫女



三長聘朱氏子麟出餘皆幼驥出曾孫男某元孝出公篤孝友嘗以父母未被封贈屢上疏陳乞兄永洪不能自立養之終身歲時祀祖先已必祀太常夏公及其師諭德陸公座主文和劉公其弗遺人恩義類如此驥初聞公病即乞歸省歸而公已卒弗及見也乃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彭家庄驥泣謂予曰先君善事甚衆不肖弗能詳也夫親有善而人不知知之而傳弗遠皆不肖罪謹述其一二請為行狀將以求銘著不朽焉驥又稱其祖竹軒公精易學其高祖在洪武與袁陸為文字交及其先君子厚相與者皆

天下名德積累從來者遠矣然驥亦尚文學能取天下士豈非其家法哉可謂善承其志矣予與驥同直內閣制勅房為寮友故得論次其先人行事俟當世名公大人采焉

甯母朱太夫人狀

太夫人姓朱氏諱忠溧水知縣甯公賢配也其先為山西稷山人父曰旺永樂間從戎定邊衛因家焉旺與甯公父剛友甚懽約為昏太夫人由此遂歸甯氏其歸也事父母曲盡孝敬門內之事一以力持之仁下篤族內外咸稱為女丈夫云甯公為士夜讀書太



夫人必以女紅相之夜分甯公嘗倦思寢太夫人曰  
吾女紅未畢也以此辭之欲以相甯公誦讀不倦又  
時時蓄旨羞俟甯公夜讀供具之甯公中成化辛丑  
進士為溧水縣知縣既召內也而病且卒太夫人召  
子河慰之曰女不能忍爾父邪踰哀莫益也汝未有  
立汝父不瞑也汝恢汝父遺業斯為不忍爾父矣乃  
為延師使執經授學而太夫人經營其家甯公有友  
主事楊奉春暨其弟舉人奉新二人者早死也有父  
老在堂甯公業心許終楊老楊老之終也甯公弗克  
及也太夫人謂河曰是汝父志也今弗可以已也於

汝殯之甯公置有地一塋太夫人躬率力時藝麻菽  
瓜果蔬菜地無遺利而家致饒裕太夫人見河慷慨  
多交游喜之不怙所需予嘗誨之曰吾無患汝之不  
交也患汝不善交爾河舉弘治乙丑進士授戶部主  
事會逆瑾用事新例謫臨漳知縣未幾轉德州知州  
適大盜起能攻守保州人將臣大吏多倚之尋升河  
南按察司僉事兵備信陽迎養太夫人于官太夫人  
老疾薦河疏病歸奉太夫人還疾益篤篤囑河曰吾也  
上見汝父之成也下見汝之成也見汝子又將有成  
矣吾無恨矣惟汝之單嗣妻孥群小毋失恩教毋輕



夜出母繼飲母遐遺故舊吾沒之後母為佛事言竟  
廼絕生正統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正德十年  
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六十七歲子一人即河也孫男  
子四人曰平曰中曰半曰中孫女一曾孫男一曰憲  
郎河以是年 月 日卜葬河曰嗚呼亡父之仕也  
未六年而逝河輾軻于途靡有定吾母也艱關振家  
茹辛履厄以收相夫教子之功而河也尚不能致  
錫命于母今已矣豈非終天之恨乎謂景明日吾母  
非當世尊顯之譔無以使不朽也子雖未識河然子  
知予母子矣幸狀之河之兵備信陽也信陽有數桀

民主寇行權于鄉者數十年矣細民安其害而大吏  
莫之敢庶兵備至悉芟之始庶桀民杜氏杜氏奔之  
京託勢者人護見之兵備見之曰是杜氏邪左右曰  
是即却護者出置杜氏死法又曰大盜之行無塞障  
也乃城數城咸鉅麗百萬之工弗踰年舉民忘其勞  
官不知費兵備敢任而不憚害好義而弗撓曲憂公  
而不慮身善察而不煩喜事而能集民曰父母吏曰  
鬼神其引疾歸也吏民士大夫踰數百里送之皆涕  
泣嗟呼不忍去去後郡縣人皆生祀之嗟哉何以獲  
此邪昔滂有母澄清之志行軼有母忠謹之節立若



兵備者非太夫人之教邪太夫人可以不死矣予未  
交識兵備兵備在信陽予仕于京然以信陽人知兵  
備及太夫人之事乃略敘述以俟作者采擇焉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誄祭文雜著共三十六篇

方竹先生誄并序

先生謝逝計音奔告大夫篤孝幾隕幾絕於是同年  
生汝南何景明誄之辭意淺簡無以究蘊遂聞書之  
素旌聊以寫哀

嗟嗟先生含和服介志貞履順長達少成有聞厥震  
齊民元士三軍匹夫席珍孰聘褐壁其辜游心恬澹  
遺跡富貴早學晚仕方行勇退天弗憖遺弗俾生  
人失其則士喪其程素車驟驥乃造玄室風悲日冥



殲良萎哲有子大夫高駕修行廣志遐澤維亡弗亡  
譬木之孽其發愈達茲彼積泉其流不括嗟嗟先生  
何戚何憒嗟嗟先生

祭亡兄東昌公文

某月日中書舍人何景明乞病歸自京奔亡兄東昌  
通判君之喪致奠而告曰嗚呼吾家自始祖有籍世  
服畎畝耆齒不造郭童子不入市逮先祖父興乃知  
好儒尤通陰陽家術於是郡舉典陰陽學始有救廬  
於城而吾父繼之門戶稍著父思以儒顯厥家而自  
以舉業未遑也屬之吾叔然吾叔又早死也當是時

兄且弱冠也慨然有立志終日下帷歲不窺圃讀書  
過目即成誦為文操筆若宿構人望之知丹穴之雛  
志在千仞而渥水之駒心越萬里也及得省薦父曰  
儒業果有徵堂構可弗墜也既十年不得志於進士  
家夙乏厚儲稍見迫窘而父亦罷宦羸囊單車辛勤  
來歸兄乃益砥志嗜修不少貶屈左右奉父承以顏  
色父亦靡有弗豫者也然是時二兄學已就緒予亦  
從父旋兄從容試之曰小弱弟可教也遂口解經疑  
手授簡策朝啓夕勵不得相違弗逾載二兄洎弟同  
舉於鄉父謂吾門當自此興也逾年兄遂令巴陵逾



三年弟仕于朝又逾三年兄遷東昌父母之慶兄弟之好方以為慰孰謂吾兄死也始在巴陵聞雞通衙執燭視事風江雨湖晨塗夕舟坐不溫席寢不緩帶予視其勞瘁竊懷憂惕然卒無恙也至徙東昌官尊而事少屬衆而職專吏有所告可以卧應予謂今之逸固以報昔日之勞也嗚呼孰謂吾兄死也兄之先一日作書遣吏來京視弟弟方與客坐語得書讀之至再且以徧視坐客有頃僕進報兄死弟叱之僕頃復報兄死弟猶以為僕之誤聞也嗚呼孰謂吾兄果死也兄器度沉靜果於行義善類朋趨邪黨歛避正

色近信不為矯飾兼之加志窮民秉心在公名位當不量也年未至而施未光天即奪之何也嗚呼父母俱存兄弟仰賴男未及婚女未得嫁吾兄何遽棄而去也前月嫂奉柩歸至西平復生一男弟視之眉目宛然類兄也前抱持曰哀哀遺腹兒淚下不能忍已復視吾二姪長者就外傳嗜書耽紙筆自絕群兒幼者頭骨稜起能對客讀字退而又私喜知吾兄有續也嗚呼吾家自有兄前有彰後有述所望于來者謂何而今至此也兄昔與弟書曰弟當志天下事大吾家者弟也然弟薄弱不堪世事歷官五年寡合少朋



才不逮聞名不任毀且夙志幽寂不慕榮耀又多疾  
益踈宦志茲得告歸自甘草野上承二親下奉寡嫂  
至於子女之養父兄尚在必能得所無俟於弟弟惟  
視其成立以畢兄願也嗚呼死生恒數兄功名垂於  
郡邑孝廉稱於鄉閭可■不朽也子女雖少已有成  
人之漸可不憂矣兄復何恨但吾生者之情抱茲痛  
烈悠悠日月無窮已時而兄固弗聞也嗚呼哀哉

祭李默菴先生文

正德十年四月中書舍人何景明聞默菴先生李公  
之喪哭之逾旬乃束幣為文附其使還告于公之靈

曰嗚呼古人言感恩易耳知己難也景明于公所以  
慟悼吁涕不能自已者匪徒感恩重知己之難也夫  
景明昔寓于公是時有毛夫人也公執詩書毛夫人  
執燈燭晝夜課景明誦讀居也視衣食還也饋車馬  
此豈不有父母恩耶是時景明幼孺非有能知也公  
以成人禮之又日察其言動中善者稱于人其所望  
見又皆可以施之天下百世者不以時世富幸榮慕  
也公嘗盛衣冠入召景明語毛夫人在傍公謂曰汝  
視予貴邪它日是子貴奚翅予邪然我所重望者匪  
為能貴已也嗚呼古人謂知己有若此邪白首握手



終日語心而不知者何可勝道邪古人曰無德不報  
又曰為知己者死今公逝矣毛夫人又先亡矣景明  
雖欲報而死也無日矣他日縱有能施于汝佐諸子  
然二尊人又安能知邪矧汝佐諸子又能自大乎又  
安能有施也雖然公所望見予者豈在報邪在望見  
景明之自能就立耳今雖能取一第為一官使公及  
見然所自就立者已弗若公所望見者也即它日又  
有能自就立公又安能知耶矧景明寡昧弗達所自  
就立欲大於往日如公所望見者又安能有也嗚呼  
已矣何以酬公之德而副公之知耶山川伊阻不能

棄官赴公喪執紼道輓我懷之悲惟公有靈鑒之已  
矣嗚呼哀哉

祭董先生文

嗚呼先生學書以游藝飲酒以率真茂俗以肆志薄  
仕以明有事勇退以示所止行義始終備矣夫知有  
所必厄而鬱有所必伸故士之直樸而弗曲飾者恒  
受顯棄而寡陰禍先不足而後有餘先生讎惡而摘  
過急難而緩利出不賄官居不賞實而艱遇靡合貴  
眇謝速則已厄矣然繼者有令子以廣其志以發其  
祥厄未極而所伸者厚矣夫娛目之寵有際而後身



之享靡窮先生又何缺焉傳言天不滿山岳歸地不滿星辰見然則物之所歸而見者必其所不滿者也先生又何疑焉感茲驟驥愴焉悲泉臨風一觴敬弔先生

祭高鐵溪先生文

嗚呼惟公宏才天授大器夙成其容玉立其賦金聲江河之辨淵源之思通達古今發洩天地作我後人視此大方歸然依歸遽爾淪亡夜雨草堂淒風總帳賓酒既空人琴俱喪白雲一去明月自來楚歌招魂百代同哀

祭封工科左給事中張公文

嗚呼昔公之于先考隣比莫逆公之仲子今都諫君也及先伯兄又申之以婚姻之好景明於都諫君同年進士也豈非世世契誼哉公今逝也先考之亡也八年矣先伯兄之亡也十年矣愴念生死通家同情拔涕興戚寧有已乎惟公仁厚與物慤勤起家食享于積以高年終公可瞑矣夫都諫位業日茂而不肖亦守恬懼墜先烈公之九原見先考伯兄必相語若平生也

祭岳母文



嗚呼惟我岳母慈懿為德勤儉成家既獲既食不驚  
於華爾女既亡我翁既逝服艱茹辛晚也誰濟昔翁  
之亡我送其喪今母之亡我適來鄉臨風釀觴臨河  
執紼死生俯仰哀來慟哭

嗤盜文

予抵永寧吏役無郊迎者造館供具不設寂無與語  
始入城門視其不禁槩夜不聞鈴柝之聲虞有盜戒  
僮僮曰未聞城隍而盜者然予猶飭門者堅封鑰舉  
火周垣燭之及其室與處命僮宿中室夜半僮忽大  
呼曰盜持扛去矣起視盜入處見其壁皆編竹為者

飾以土灰故盜得踰鄰墻斬壁開門以入予徐思囊  
中無他長物惟所服衣并書六十餘卷書則予甚愛  
者旦有來告者曰北城之江有箱委于岸空無物獨  
書冊狼籍水浸其半命收視之乃予裝蓋盜發之盡  
取其衣服去而留其書幸而留吾書盜亦仁哉夫盜  
欲以利大貨者也雲南人稱多異產至其地必購香  
木珍貝犀象齒角怪石金銀之屬以還盜豈以是貪  
我邪盜亦誤矣凡善為盜者望其人占其富貧相其  
室占其虛盈故盜無不得筭無不成茲盜持吾衣服  
之則不稱其體賈之則敗其迹雖不利於予其利於



盜也亦淺矣是豈善盜哉予既仁其留吾書復笑其不善於盜文以嗤之且告邏者蹤跡之其言曰孟冬始魄永寧官署爰有小醜隅伏隙覷弱我寡衛出我不預越鄰穴垣以我裝去來歛其聲往滅其處晨有告者北城之隈箱委簡帙狼籍江隅持我衣服猶存其書書吾甚愛焉恤其餘后皇植生小大有職農樵在野工商居國弱不見陵強不容力胡為爾盜恣乃奸慝厥初賦質化溥施公洪纖羽血均帝鑄鎔何下愚吝何聖之豐胡為爾盜自叛其同嬰憂吽嘯晨昏顯伏窺伺戶牖依傍草木鼠竄狐疑狼啖狗逐

百態為妖千巧呈侮啓竊堅闕發敗深蓄一蹈法章魄褫躬戮爾之不懲其侮曷贖善於盜者搜幽索覈貧富虛盈遇之即詰爾胡弗靈乃昧所探珠犀毒瑁溢笥充函爾不是取而胡我貪人謂爾盜我嗤爾慙嗚呼野外且不可劫而城中是虜小民且不可干而近臣是侮爾頭可截罪不勝數著之于章聊告司捕

### 躡盜

躡盜者一足躡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貲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貲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躡盜自



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貲重矣我二人分之則有餘彼出則必多取是屬我也不如置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蹩盜稱善偷乃為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懽喜不知蹩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蹩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櫃出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違訝遁去蹩盜顧乃得全貲歸

獸紀并序

何子曰予惡世有冒名徇利務相欺負而寡情實者焉聞客有談二獸狀者類其人作二獸紀

狐

狐善媚嘗藉虎威以懾群獸一日衆狐食絕將出野求食畏他獸凌蹙乃謀於雄曰當復從虎出也雄曰汝胡自鄙小也虎技寧過我也群狐乃自從虎出雄者即尾其後呼嘯若噬群獸者群獸見虎來皆伏不敢視衆狐得食返笑其雄曰何復從虎也雄掉尾怒視曰汝謂群獸伏者為畏虎耶

櫻

猿善援櫻亦猿類惟跳躁無他長技山之奧有洞洞多貨物櫻弗得自致也謂猿曰爾援上探出之吾下



守之當其利也。猿攀木蔓上取而致之。櫻櫻悉移置窟中。猿既下，櫻無有也。迹之至窟傍，曰：貨安在？櫻據窟，嘯曰：貨吾固有者，爾何得有也？呼其群，相毆，躡猿，援曳臂去。

讀精華錄

偶讀山谷精華錄，見和東坡西湖縱魚詩，因次其韻。作觀打魚詩，又記後山曾有和東坡此詩。大類山谷及檢其全篇，即山谷者也。但多一篇耳。又後山集中思亭記，他文選者未之詳耳。然二作今亦莫辨其出誰手也。山谷詩自宋以來論者皆謂似杜子美，固予

所未喻也。精華錄任淵選者，其所擇取多不愜人意，而自謂上選，何也。

雜器錄并序

予讀古鐘鼎盤盂尊敦諸器銘，未嘗不三復而嘆也。

蓋道本無垠，物各有理，故捕迹有至，教未器有鴻法。君子察名繹義，則而象之，所以益德也。著之銘章，以時觀省，所以閑邪也。古人之意，將不在是哉？予室雜用大小器，皆質良無他珍異，予以其且自存覽志氣，攸寓乃私。古人之遺意，各著銘一章，凡十章，用以自儆。



燈銘

汝明無太察而光無太揚蓄汝明是用嗣汝光

斬其曲修其直是憑是式惟爾之德

夙興夜昧無顛倒我衣無頗無覆無替厥服

爾善爾惡胡隱胡豫已則不明入孰爾據尚鑒茲哉

爾心是茹

不貴汝之利而貴汝之裁不貴汝之剛而貴汝之斷

利惟裁剛惟斷

全

不貴汝之利而貴汝之裁不貴汝之剛而貴汝之斷

利惟裁剛惟斷

全

不貴汝之利而貴汝之裁不貴汝之剛而貴汝之斷

利惟裁剛惟斷

全

不貴汝之利而貴汝之裁不貴汝之剛而貴汝之斷

利惟裁剛惟斷

全

不貴汝之利而貴汝之裁不貴汝之剛而貴汝之斷

利惟裁剛惟斷

全

壺銘

直爾躬發爾矢雖不中不遠矣



直爾神瓶銘 大華不中不惑矣

厚其入薄其出守而勿失

各無神四箴并序 言其神而具其

何子曰好惡者情之發也言行者身之章也窮達者天之命也毀譽者人之施也故情之不正身之不修而不得於天不合乎人君子之病也情正矣身修矣而猶不得于天不合乎人君子何病焉是故合情而全身樂天而知人者聖人也懲乎情無違乎天持乎身無願乎人者賢人也任情以忘身希天而望人者衆人也聖人者吾不能也衆人者吾不敢也賢人者

吾願學焉於是著好惡言行窮達毀譽四箴書之座右

好惡箴

好之無實謂汝曰暱惡之無實謂汝曰嫉知人而為是汝則弗平不知人而為是汝則弗明弗明弗平是為枉其生

言行箴

能言而失其幾者不察其微也能行而失其要者不觀諸道也知人之蔽而不以自治也者棄也行違其言者悖也以言揜行者盜也汝省其微以至其道邪



亦甘於棄入於悖而流於盜邪首其端以至其敗邪  
窮則益其志汝則是惡達則損其志汝則是慕雖則  
汝惡窮孰汝蠲雖則汝慕達孰汝遷母勞思賄賄惟  
順汝道而俟汝天

毀譽箴

無惡而毀於汝何疚無善而譽於汝何有嗚呼汝乎  
毋以毀譽而喪厥守乎

雜言十首

北方水之大者惟河故北方之水通曰河南方水之

大者惟江故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皆曰海濱  
湖之水皆曰湖

古人奉德則報以佩恩返則報以環恩絕則報以玦  
佩佩也環還也玦決也

鳥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猿則棲于樹

雉鷄類鴈鵝類鳧鴨類雞鶩鴨可得常食雉鴈鳧弗  
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家弗可得者在野也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  
騷唐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



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龍蛇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尺也杞柳之屈為卮匱者  
以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毋伸以致屈  
諂似恭吝似儉諂則不恭恭則不諂吝則不儉儉則  
不吝  
雪則霰風則霾陰則蟻霽則虹故霰則知雪霾則知  
風蟻則知陰虹則知霽  
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垂不滅之德施  
不報之恩勇者見義必為當幾能斷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何先生傳  
何先生者信陽人也名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今  
海內稱大復先生云生有異質穎記殊絕八歲時即  
能賦詩為文章諸老生見者爭傳誦稱為神童年十  
二以父仕臨洮府驛丞乃隨侍臨洮臨洮守李紀者  
聞其奇召置門下甚愛重賢之為延師授春秋居頃  
之即善說春秋歸又受尚書長兄景韶所甫數月即  
以尚書魁河南省試當是時年纔十五也諸王公大  
人爭迎致一見候車嘗數十乘所過人觀者如堵既  
入京師遊太學祭酒林公又甚愛重賢之歸則詩贈



焉于是名盛傳海內猶鳳鳴麟出世人驚睹也年十九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獻吉武功康德涵鄜杜王敬夫歷下邊廷實皆好古文辭先生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誦習古文而與獻吉又駿發齊名憂憤時事尚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往學士為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靡敝矣國初尚襲元習宣正以來駸駸如宋矣至弘正間先生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于是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為大家今學士家稱曰何李或稱曰李何屹然為一代山斗云始在

中書也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先生又願見先生詩車馬填門巷不絕而先生德性純明言儀雍雅杯酒談笑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竒勁迥出常格一時聲傾都下然顧高潔不妄交遊錢寧欲交謹先生間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曰此名畫無污吾題留一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弄權先生顧奴視遠之會乾清宮災應詔言便事乃極言邊軍番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留中不出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者賻以棺謂可結縉紳謹也先生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為受污地下邪乃



約所知共賻金歛之竟却其棺督學關中時會鵬弟  
鸞鎮守關中恃勢益橫其參隨者遇藩臬官不下馬  
諸藩臬佯若不見者後遇先生先生執參隨笞繫責  
數之諸參隨始人人歛避矣先是逆瑾撓吏部權則  
移書許太宰引正大義獻吉與姜御史詰奏又移書  
楊太宰直獻吉獄少師李西涯疏上乞休會有兵事  
又援古大臣義為書讓之三書皆非身事而抗言尊  
顯語涉時忌議者謂憂國憐才古人莫加也顧獨以  
不能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官然志在經術世務終  
不言功名事後稍遷提學副使來關中而教關中士

亦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氣習文藝蓋自  
是一大變云是時世寧侍先生正學書院先生說五  
經義與諸家訓詁多殊私以為諸訓詁不及也古天  
文地理陰陽律曆家皆能究其指意常言彼有是有  
不是欲取經訓與諸家書刪繁折衷成一家言顧三  
十九而卒志業竟不及就也豈命數然邪抑詩文盡  
洩神秘固造物所忌邪嗟傷乎傷乎而志狀則言先  
生使滇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喪不終禫則不酒  
不琴性不喜華麗不治產祿入盡散親故臨卒時餘  
三十金篋中此固世俗所難在先生猶其細者始先



生崛起汝南人即以為班固崔駰陸雲王勃之流也夫數子皆幼慧英特才藻雄麗者故人以比先生至先生德量風節數子又安可並論哉世多言修士少文才人行劣二者蓋更相笑也乃先生則獨稱全才可不謂振古豪傑士邪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歌千餘首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盛傳當世名可萬世不朽矣次子立舉癸卯鄉試立子洛文復少俊皆能世其家學

喬生曰世稱何先生詩至名傳四夷不虛也其節行人不盡傳何哉及讀何子十二篇又歎有王佐才而蚤死不遇悲夫余故述先生行事采其關國體大者令後世有可攷焉

關西耀州門生喬世寧撰



大復集傳  
卷之四  
何先生祠記  
先生字子崇古始王子祠先生也則以固始許  
公合饗而署曰烈文蓋兩重云業已妥神立石而嗣  
守者謂先生不宜與許公並祀則出其主鄉賢祠中  
而事遂寢蓋八年而余以撫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  
慨然思振舉之矣而是時先生孫洛文中省試第一

創建大復何先生祠記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前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德清蔡汝楠撰

先生汝南信陽人也信陽故有祠而郡久未祠祠自  
前守河中王子崇古始王子祠先生也則以固始許  
公合饗而署曰烈文蓋兩重云業已妥神立石而嗣  
守者謂先生不宜與許公並祀則出其主鄉賢祠中  
而事遂寢蓋八年而余以撫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  
慨然思振舉之矣而是時先生孫洛文中省試第一



復具言前事方亟施行會汝南守迫上計未報越歲  
夏新守徐子中行至復以祠事請曰何先生以文章  
增重昭代功德遠矣况明公亟意表章而有司不以  
時舉墮先賢之烈不著後世謂何然先生主已出即  
入恐不饗不如專祠便既與余意合遂亟允其請已  
復請余記余又允其請乃躍而馳歸徧卜地城中不  
得竟得平輿侯漆雕氏書院右隙地在天中山南確  
山東抱汝河西繞而城垣當面若屏翰焉蓋天地之  
中極而河嶽之總會也為祠前堂後寢並四楹門垣  
周繚率如儀經始嘉靖四十一年秋七月望日越八

月二十日垂成會余以少司馬命迫發而徐子亟走  
吏請記云余往讀書山中詮論當代名家則獨推第  
李獻吉與先生若太山北斗云然問之交游或與或  
否惟今守同郡徐子以余言為然則又未嘗不願一  
至其地瞻拜祠宇為恭敬也豈謂余與徐子同宦斯  
地而先生之祠竟成於今日也固數也乃卜其祠既  
不在它所而竟與孔門高第並峙千古也又非數哉  
然余獨恠鄙人之言曰文士鮮行乃槩天下賢者於  
是而謂文章不得與節義齒列則又未嘗不投翰興  
歎也嗟夫是孰知文章之關於世也固至鉅哉上之



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次恢展聖謨潤色洪業其次  
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著之冊而勸戒昭播之詩  
而美刺顯俾人紀允殖而天常不墮是則文章之為  
教也故比干剖心箕子不以演疇貶節季路結纓游  
夏不以文學損譽三仁四科其致一也豈若拘學抱  
咫尺之義以孤於世者邪明興百六十餘年而文章  
迄無定體自先生崛起汝南始與關中李獻吉發憤  
詞林超覽古始乃排斥群疑歸之大雅何其雄也即  
使來摭代興不無侵軼然其開先基始之功揆之義  
和授時神禹治水同一久遠矣矧平生風節又廩廩

較著者哉方先生守中書時猶散曹也而公家之事  
知無不言亡論抗疏愴慨如應

詔極言番僧義子錢寧數事披鱗蹈鏤朝士奪色即  
如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讓吏部會有兵事而執政  
乞休則又移書讓執政李獻吉與御史姜其訐奏也  
則又移書太宰直獻吉矣其感憤時事而扶義傲儻  
蓋素所蓄也夫其平居敢諫若此而臨事顧不能伏  
節如許公為乎何俗士見之晚也頃余會大梁縉紳  
長老又云先生自幼冲時謙抑温退未嘗以才凌人  
及論國家當否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由少



逮沒齒未嘗一問家產而人有緩急則又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忍不與見至道藝士即貧賤衰老尤折節下之不倦也夫以彼其才而好修又若此固蔚然醇儒也獨柰何以文藝少之哉余又嘗讀先生新論十二篇上下古今天人之際至備矣假令托以不御之權則何遠不至乃齎志短折而竟以一學掾死有足傷心流涕者然先生功在斯文節在朝著行在鄉曲固萬世不朽矣而又何恨哉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詞華之士同類而共訾之也故不著其文而獨詳其行誼大者俾後世得觀覽焉是

年秋中丞安居胡公來代實克成厥終而臺察鳳翔李公學使歸安陳公咸右文敦節先後協謀於法得備書云先生名景明字仲默門人稱大復先生



明故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信陽何先生墓碑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新都汪道昆撰

當世以作者名家必首何李何則學士所稱大復先生何仲默云往聞先生將終屬諸弟子必李獻吉銘吾墓諸弟子不果聚族而私為狀為志為銘其後數十年門人喬景叔始為何先生傳概舉其質行著者載傳中又數十年先生有孫洛文守太子中允將修闕事屬余為先生碑余從諸後死者尸祝先生顧得逮事為幸即無能為中允役其何敢辭先生家信陽世有秩董董母李夢赤日而娠及舉而命之曰景明



始能言輒彊記六年能聲偶八年能文里師謂何氏  
子童而神通避席去年十二從父會寧丞信官臨洮  
臨洮守召授春秋奇之甚居三年而父謝去貧不能  
歸守帳具祖先生於郊車馬畢具既就舍受伯兄景  
韶尚書尋以尚書籍鄉試第三人年十五耳先生翩  
翩然升也業已善詩善書出入則王公大人爭迎致  
之幸一見越三歲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獨憂國秉下  
移力請告寺人瑾基諸在告者矯詔例免舍人於家  
瑾誅用大學士李文正公薦起則仍舊秩直內閣侍  
經筵久之進司封員外郎侍直如故守中書餘十載

始以副使督學陝西無何病歸歸六日卒時年三十  
九先生幼清蚤貴人人且旦暮卿相之卒之年不及  
彊官不過二千石惜也初獻吉堀起北地倡江東歷  
下二三君子講業京師先生至大悅之相與道古遂  
駢肩而進先二三君子鳴其論世則周秦漢魏黃初  
開元其人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都人士所膾  
炙者宜莫如彭澤宣城昌黎先生宣言古文之法亡  
於韓詩弱於陶亡於謝睥睨千古直與左史屈宋曹  
劉阮陸李杜游世儒率溺舊聞弗入也及得兩家所  
論著者肱篋而擬議之於周秦漢魏黃初開元之間



始相顧曰誰謂何李不馴古之人也於是聞者響應莫不傾耳聽之兩家遂為桓文執旗鼓號天下矣獻吉兢兢尺寸非規矩不由先生志在運斤斲輪務底於化于時主典則者張獻吉主神解者附先生要諸至言各有所當顧其相直若繩墨而相濟若和羹即言逆耳而莫逆于心耳視者弗察也今兩家並懸書海內海內不啻戶說之浸假得終其天年先生化矣即先生以文學顯顧其義甚高初入中書輒上書許襄毅所極言嬖人用事公等務操正義撓其權乾清宮災嘗應詔上封事則又極言義子邊軍番僧諸不

便狀疏留中不行聞盜起河南會文正公請老先生謂非大臣義書讓之瑾故憚獻吉名高嚙獻吉先生書抵文正為獻吉地且介康德涵居其間瑾意平乃解及獻吉對江西簿獄且成先生獨上楊文襄書直獻吉幸臣錢寧冒

賜姓目攝諸公卿獨以古畫求先生詩待命終歲卒不予中官廖鵬柄事嘗賻師御史棺先生釀諸客購他材力卻鵬所賻者鵬弟鸞席鵬寵填陝以西諸叅隨騎遇藩臬大夫無所問先生塗遇騎者輒就馬上縛之乃若使滇不納餽遺居喪不禫不飲歷仕十餘



年不問家人產死之日囊中僅三十緡即其孝廉足  
多蓋天性也景叔又言先生博物旁通天文地理陰  
陽律曆諸家末年將輟修辭務經世為用先生已矣  
辛巳夏六月不雨至於秋八月及先生卒其日大風  
雷雨作晝晦冥嗟呼歲在龍蛇泰山梁木阨矣先生  
言行載名臣錄鄉譽載中州人物志其學政載陝西  
通志其家世則已詳墓志中碑不及詳碑其大者如  
此汪道昆曰儒者言皇帝王伯其相推若四時秦終  
歸餘漢履端矣由唐宋而迄元季迭相竭而歲終焉  
大明開天乃復更始漢文以清靜致刑措熙熙然春

乎洛陽少年為漢作始未駕而稅其如通達國體何  
孝武表章六經兩司馬並起即盛矣美矣伊誰始邪  
明在

孝宗春之府也漢承挾書而得賈董明承十世之敝  
而得李何先生與賈為徒而中道並夭其有不同者  
幾希顧漢沿周而去道近漢之後無文矣唐之中無  
詩矣兩家興廢繼絕其為力難即末流誰能不波疇  
敢登諸千載之上要其功則李何茂矣嘉靖以往何  
論建元元封禘而祖之其為司馬者非兩也而中允  
起當戶其斯為奉冢祀者邪中允有當于不佞之言







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復作且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人為之寒心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景明叱却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賻之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正德辛巳棄官歸以疾卒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

古詩亡於謝人以為知言

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鴻匠也



時政言人重不似天...  
 官不嘗...  
 願知...  
 國...  
 亦...  
 天...  
 云...  
 亦...  
 古...

中州人物志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生有異質八歲即能詩年  
 十二以父任臨洮驛丞乃隨侍臨洮臨洮守李紀者  
 聞其奇召至門下甚器重為延師授春秋亡何即善  
 說春秋歸又授尚書於兄景韶所甫數月即以尚書  
 舉鄉試第三時年十五也諸王公大人以其少而雋  
 爭迎致一見候車日數十乘所過觀者如堵明年會  
 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卒業歸則祭酒林瀚賦  
 詩贈之踰歲為弘治十五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與  
 邊李輩工古文辭皆相振勵而且尚節義鄙榮利並



有國士之風焉夢陽又駿發與景明齊名海內操觚之士皆宗尚之稱李何云十八年五月景明奉 皇哀詔下雲南雲南君長及中貴人咸請題咏比還饋遺犀象玳貝悉謝不受是時逆瑾用事景明移書許進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瑾聞而銜之景明乃謝病歸後竟坐免官正德四年瑾誅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勢洶洶欲擠陷重辟景明又移書揚一清爭之始得白五年東陽引疾乞休會有兵事景明又援古大臣義為書讓之三書義咸高語多不錄九

年正月乾清宮災景明應詔陳時政乃言人事不修天變將復作且詆義子宦官語頗激切不報是時四方學士咸願識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亦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屢請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權倖廖鵬者贈之以棺景明叱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污之邪遂自出金賻之十二年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明年遷陝西提學副使以經術世務教諸士其規約尚嚴志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之幡然興起自是士習文體為之一變云十六年病歸卒于家所著雍大記三十



卷何子十二篇詩樂府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二十六卷傳于世子立德安府同知孫洛文翰林庶吉士有雋才能世其家學

論曰何公有經世之才所歷皆散地未獲一展厥蘊嘗著十二論以見志於戲古之才士詞臣如虞卿王符之類不能致用於時而恒託之論述亦可悲矣

河南通志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生有異質弘治中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崇古學抑陋習文體為之一變正德初逆瑾用事景明謝病歸瑾敗復職直內閣制勅房會乾清宮災應 詔陳時政語頗激切不報久之補副使督學關中會疾作棄官歸卒年三十九所著有雍大記三十卷何氏集二十六卷行於世



陝西通志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人弘治戊午舉人壬戌進士少以奇童名中年以詩名世時人方之唐李杜焉由中書舍人陞提學副使莊重和粹嚴毅高明教人以德行道誼為先以秦漢文為法條約精密以教化為守令首務時知府有不受約束者語之曰君子不以作人為事但與俗吏伍耶其人頓服有同知臨盩屋加刑于生員之父生員救之坐以擅入公門罪乃檄而數之曰子救父死且不避乃以不應罪之夫人豈無父耶生員獲免究當大比方伯移檄減舊額以



節費報之曰國家求賢本意似不如是此胥吏見耳  
竟不從取生員于書院日與論說六經旨意不拘拘  
於傳釋嘗曰緣泥枝葉而忘尋本根此末學之弊失  
益遠矣在關中所著有雍大記既去僚友刊其遺稿  
曰何仲默集

中順大夫陝西提學副使何大復先生行狀  
何先生諱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先世湖廣羅  
田縣人四世祖太山紅巾亂時徙信陽遂世為信  
陽人太山生四子隆一隆二隆三隆四隆二一名  
海先生曾祖也生祖鑑為典術有陰德稱於鄉里  
鑑生父信驛丞後封中書舍人博學能詩號梅溪  
公生四子先娶盧夫人二子長景韶成化丙子舉  
河南歷官東昌府判先卒次景暘弘治戊午與先  
生同中河南鄉舉見官安慶府通判後娶李夫人  
子二人長景暉不仕次即先生也先生生六歲



能對句出奇字日記數百言知敬諸兄至捷之不  
敢詬見群兒逐戲即不同群八歲能文十三歲隨  
父宦之陝西會寧驛時臨洮守李公聞其奇召置  
門下甚愛幸為延師授春秋其師間出它長兒皆  
譁笑履師座先生獨安坐說春秋李公覩嘆曰何  
兒麟鳳也嘗盛衣冠束金呼入謂其夫人曰汝視  
予貴耶它日是子貴奚啻予耶居三年父致仕貧  
不能還李公饋之車馬集諸官相送郊亭上揚爵  
酌先生曰吾小友既歸改治書治書纔九月沁水  
李御史瀚時按汝寧調試信陽諸生先生從其兒

往試御史讀其文曰奇才奇才吾未見山川何盛  
生此人也遂復如信陽觀之已而中經魁報者至  
先生卧應之人曰汝胡不喜曰吾固知己何喜為  
也是時年纔十五形貌又小且秃筭也諸王公大  
人爭負視至轉相負匿府不出所居過人遮蔽弗  
得進草書日數百張應諸求者一時盡呼為神童  
次年春試以文多奇字覆省卷見除不第入太學  
匝月歸林祭酒作詩贈之祭酒贈詩諸生前未嘗  
有也未冠中弘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奉  
敬皇帝哀書南下遠方君長貴使者咸贈遺犀象玃



寶有熊太監者獨復重贈遺先生平却不目太監  
大發悟於心曰彼年少能爾吾獨不醜哉遂去職  
踰年還惟衣書一篋而已後值逆瑾用事知以小  
臣不能奪諸大臣又多日顧即謝病歸居頃之梅  
溪公與李夫人同時卒先生哀毀骨立禫祭未成  
不飲酒不彈琴服除而逆瑾敗當是時諸名節士  
多為瑾汗者不即被大禍而先生獨超然遠舉天  
下皆曰見幾而作何子豈不高哉已用太學士李  
公薦復授中書直內閣制勅房 經筵官其友北  
地李獻吉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為直

者先生獨上書爭之且責楊冢宰訟遂得辨乾清  
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復作至詆  
曰義子某不當畜也某宦官不當寵也因留中不  
出人為之寒心是時錢寧舞權指使百職一日持  
古畫造門求題先生曰好畫勿汗吾題爾留一年  
不與一字師御史客死京邸幸臣廖氏者贈之棺  
先生叱却曰吾友平生不苟受也豈以死汗之哉  
遂自出金贖之其勇於為義類如此先是京官非  
有罪無九年不遷者先生特以危行連蹇湮滯中  
書凡十餘年始轉吏部員外乃陞陝西提學副使



陝西邊絕胡地緣邊數縣路出胡舊時提學難之  
皆調試其縣諸生先生曰即如此是棄之矣竟往  
試如他縣藍田大旱其山上有泉先生至則登山  
投祭文泉中須臾大雨商州學地狹旁有王母祠  
大官家廟州人神其祠先生顧謂守官曰何祠廟  
為也俱輒毀已大官家亦不敢怨陝西屬所試諸  
生竒者悉取正學書院親自督教間出俸錢贍所  
不給關中得人于時為盛今年四月竟以學政勤  
勞得心疾六月告歸行李蕭然至家甫六日而卒  
聖明初服先生乃不永焉豈不命耶先生生而神明

德量純粹志大行堅學精意遠博物洽聞會理守  
約究其所造可謂渾然成矣家庭間怡怡如也交  
接雍雍如也取予進退斷斷如也自鵬侍側未嘗  
見喜怒顏富貴功名不齒諸口平生手不持一錢  
讀書必至夜分以為常與人講論終日不倦安貧  
樂道不念家產居官勤事以祿自守復絲毫弗苟  
受然又好予卒後閱諸囊中餘金三十而已豈可  
不謂清白君子者哉初

國朝去古益遠詩文至弘治間極矣先生首與北地  
李子一變而之古三代而下文取諸左馬詩許曹



劉賞賦屈宋書稱顏柳天下翕然從風盛矣哉千載一時也嘗曰詩文有不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繇此觀之先生之所著述可見矣先生通五經尤好易詩其陰陽醫卜天文地理律呂曆數諸家各造其妙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定古樂府選漢魏詩三秦志皆行於世先生生成化十九年八月六日卒正德十六年八月五日年三十有九初配張氏先卒贈孺人繼配王氏封孺人後先生

十六日亦卒孺人隨先生周旋甚相愛又能敬每奉飲食必自為無不甘嘗夜分先生不寢孺人不寢也及先生卒日夜痛哭環柩走曰吾欲死飯漿不吞口竟不病而絕嗚呼夫婦同歸孺人之貞志畢矣孺人少先生二年生子男三人長夫讀書能文聘郊縣王氏叅政公女也次立次登長女聘袁氏子次聘馮氏子次聘張氏子皆幼今年十月七日將合葬釣魚臺之北山兄景暉謂鵬曰亡弟素愛子子狀之鵬自幼與先生同里長而從學先生嘗謂梅溪公曰是子甚解吾有望也及後先生官



京師六年至是又五年餘始從事詩文望先生歸  
一講焉及歸而竟不起傷如何耶方先生病薦鵬  
與其姪何士門人張詩入執其手泣先生曰死生  
常理無足悲但吾生多辛苦耳聲尚琅琅然鵬聞  
之先人云李夫人方娠時夢大紅日墮懷中已而  
生先生今六月至八月旱卒之日甫斂大風雷雨  
白晝晦冥先生生死大異豈非其有關天地不偶  
然者哉正德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門人樊鵬謹  
狀

中順大夫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何君墓誌  
銘

孟洋曰余讀伯夷傳其稱天道不與善人謂其不  
然今觀何子修學立行而夭死又何戾也余哭仲  
默之明日其孤以門人樊鵬狀謁銘慟乎慟乎君  
知我我獨不知君已乎仲默茲為汝誌矣何君諱  
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高祖太山由羅田徙居  
信陽生海海生鑑鑑以陰陽家縣辟為典術五子  
曰信者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讀書善吟號梅溪梅  
溪公四子長景韶東昌通判卒次景暘安慶通判



次景暉景幼何君何君秀而癯性沉敏有度八歲  
能屬文十二從梅溪公宦遊陝西之涇源臨洮守  
聞其竒召置館下甚愛幸令師授春秋數月即說  
春秋其師乃辭避弗教也梅溪公既歸乃又從其  
兄受尚書受尚書才九月弘治戊午即以尚書魁  
河南鄉試己未試禮部不第遊太學祭酒林公又  
甚愛幸何君贈詩美之壬戌舉進士進士例改庶  
吉士何君獨以不喜私謁弗與進士請歸娶娶張  
氏二年卒當是時關中李君獻吉濟南邊君廷實  
以文章雄視都邑何君徃造語合三子乃變之古

自是操觚之士徃徃趨風秦漢矣甲子授中書舍  
人明年奉使南方還過里閤再娶唐縣王氏是歲  
正德元年也劉瑾時君度惟大臣可與抗節乃上  
書諸尊貴言宜自振立撓瑾權諸尊貴惡顧噉何  
君丁卯何君恐禍及謝病歸郊居著述一年瑾盡  
舉免諸在告者戊辰何君免己巳梅溪公及李太  
孺人相繼卒何君哀毀危絕辛未冬何君用閣老  
李公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經筵官時四方  
學士咸願知何君車馬填門巷即元老鉅卿亡不  
欲出門下錢寧欲交驩何君間持古畫謁何君題



君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毀弗許乾清宮災君應詔  
言時事詞義剴切疏留不下丁丑陞吏部驗封司  
員外郎仍直內閣戊寅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  
使提學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漸久  
而安風習亦振初何君獨以文學著聞既提學人  
又服其能政若是辛巳二月何君以形勞慮深卒  
然嘔血損六月棄官歸會道暑益極抵家六日為  
八月五日而何君卒嗚呼傷哉王孺人故有內疾  
號痛莫支越十六日亦暴蹙而卒孺人幼喪父相  
者貴之人求婚母輟不許年二十二始歸何君以

賢稱會毅皇帝上尊兩宮及李太孺人張氏同  
封贈云何君事兄恭能順承父母之志其父母諸  
兄亦獨甚愛何君何君一切不好華靡復不治產  
業居官所入祿則又常分所親故既歸餘白金不  
滿三十兩所在不齋方物疾且亟王孺人泣曰官  
貧諸兒女幼君即有不諱柰何君曰若無多患第  
不昧天理足矣何君友與人訟者故嘗寡交與及  
訟衆莫為之地何君乃獨上書力諍直友之屈師  
御史者客死京邸莫能斂錦衣官廖鵬錢寧之黨  
也賻之棺因結懽士大夫君曰奚為汗吾友地下



乃出金賻之諸所知皆賻之歛成禮旋郤所賻棺  
其見義勇為如此何君天資穎異好學常若不及  
讀書率過夜半即盛暑蟲蠹汗洽背不廢邇年略  
去詞章嘗稱以為天下自有實用之學竭精力猶  
弗逮何暇文詞無益也蓋其用世之志至遠今中  
沮矣惜哉及王孺人以哀絕亡他顧慮亦貞固矣  
何君生成化癸卯八月丙寅卒年三十九歲王孺  
人少二歲生成化乙巳二月甲寅子三人長夫聘郊  
縣王氏叅政君女次立次登女三人長聘袁氏子  
次馮氏子次張氏子皆王出是年十月七日合葬

典術公墓側何君有文集詩集詞賦集合若干卷  
行刻傳於世云銘曰噫歸哉何君孰奪爾壽也雖  
奪爾壽爾名不朽有女媿媿爰儼君子如琴如瑟  
樂爾偕死樂爾偕死未畢爾婚嫁豈無巨源靡孤  
叔夜淒淒雲旂霧駕遲遲鳳凰喈喈和鳴相隨瞻  
彼崇岡載陰載陽靈魄攸藏用萬祀無疆有涯孟  
洋撰







